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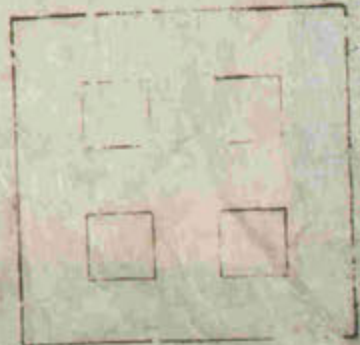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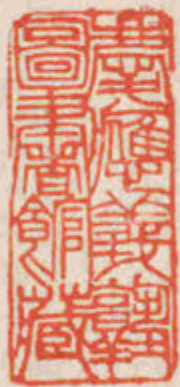
傳習附錄

全

傳習附錄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



本折而聖人之意亾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
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
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
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
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
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
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
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
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
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
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
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
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嚙齧而

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已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

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

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
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
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
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
是。爲非而非。爲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
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
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
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

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摩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
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
亾。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
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騫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
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
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畧瑣。是以失之權
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
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於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
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
止於規矩。爽其劑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

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也其本矣故
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
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
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
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爲既知至善之在
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
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
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
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

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
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
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
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
說大畧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
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
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
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旣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
自與新民爲一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

明德親民為可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太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太惡乎必其靈明主

宰者欲為善而太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太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是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

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旣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旣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太公之則是

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識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太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識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

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識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識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

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卽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內。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當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爲直造聖域參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旣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其學之士盡聞，斯義願恐藉寇兵而資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旣沒，音容且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爲第二義，簡畧事爲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爲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己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

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之明千載一旦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匪徒惑人祇以自誤無益也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卽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二用矣所事寧有成耶

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雞初鳴卽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微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節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卽起勿使昏睡旣晚卽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卽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

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
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
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閑坐時衆方囂然
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
游非吾子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
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
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

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
爲不善至於隕身亾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令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
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
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令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
管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
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容坐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

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
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
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
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
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
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王文成公年譜節畧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太夫覽之裔本
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廸功
郎壽自達溪徙餘姚今遂爲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有
文武才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
其事於朝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
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
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敘號竹
軒魏嘗齋瀚嘗立傳敘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洒落方

傳習錄 卷一
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爲龍山公成化辛丑賜進士及第第十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子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未言先是名雲及改今名卽能言○

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誦問之曰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有過金山寺及蔽月山房詩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嘗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二十一年甲辰先生十三歲母太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時畿內盜起又聞秦中石劉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合番之日偶間行入鐵柱宮遇道士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署中芸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摸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生書日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接
入故和易善詭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人未信先生正色曰
吾昔放逸今知過矣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舉浙江鄉試是年爲宋儒格
物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
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

十一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
報甚急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
聚果核列陣勢爲戲

十有二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是年先生談養生。

十有三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舉進士出身。○時有星變朝廷

傳習錄 卷一
下詔求言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出外集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審錄江北○先生錄囚多所
平反事竣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出文錄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疏請告○是年先生漸悟仙釋
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道引術久之
之遂能先知後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屏去之已而靜久
思離世遠太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
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
錢塘西湖復思用世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秋主考山東鄉試○巡按山東

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出先生手筆錄出入占先

生經世之學出續集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
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
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
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以為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
時為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二月上封事下詔獄謫龍
場驛驛丞○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

傳習錄 卷一
徽等以諫忤旨日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詔獄
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夏赴謫至錢塘○先生至錢
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
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
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
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
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已而取
閒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從鄱陽往省
十一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

興起未有出身承當以聖學爲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也因
先生將赴龍場納贖北面奮然有志于學愛與蔡宗兗朱節
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子序以贈之出文錄

三年戊辰先生二十七歲在貴陽○春至龍場先生始悟格物
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
居夷人獸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
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
一念尚覺未化乃爲石墪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
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取薪取水作
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

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
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末理於事物者
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居
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
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
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
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宣慰聞先
生之名使人餽米肉給使命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
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
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是
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宋陸同異
之辨先生不語宋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大明
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
大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
之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陞廬陵縣知縣先生二月至
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民胥悔勝氣器訟
至有涕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

傳習錄
卷一
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
杜神會之借辨立保申以與盜濤驛迤以延賓旅至今數十
年猶踵行之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
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冬十有一月
入覲時黃宗賢縮因儲柴墟囁見○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
四川清吏司主事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
事論海菴象山之學其書見文錄○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
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與徐愛論學今之傳習錄
所載首卷是也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二月至越先生初計至家即
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友絀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
候黃縮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杖錫
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羣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
久旱山田盡龜坼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先生茲遊雖
爲山水實注念愛縮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
水間也○冬十月至滁州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
閑日與門人遊遨瑯琊灤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

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始。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二歲在滁。○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五月至南京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朝夕漬礪不懈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南京。○正月疏自陳不允。○立再

從子正憲爲後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衰之孫守信之第五子也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爲先生擇立之時年八齡。○八月擬諫迎佛疏欲上後中止見別錄。○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恩歸一見爲訣疏凡再上。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與語季本日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日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先生過萬安遇流

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爲陣勢揭
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
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捕各安生理毋作
非爲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月十六日開府初至置一匣
行臺前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行十家牌法先是贛民爲
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
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
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
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
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隱十家連坐仍

告諭父老子弟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選民兵○
二月平漳寇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
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日卽議進兵福建
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
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
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二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
平○四月班師時二日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
于行臺得雨以爲不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
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主師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爲記見
文錄○五月立兵符其數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

分有小甲有總甲有哨長協哨有營官參謀有偏將有副將
其牌有伍符有隊符有哨符有營符○奏設平和縣移枋頭
巡檢司先生以賊據險久爲民患今幸破滅須爲拊背扼吭
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
以河頭爲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六月疏
請疏通鹽法○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
得便宜行事○撫諭賊巢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
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爲文以諭之
其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
時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卽率衆來投矣願效死以報○疏

謝陞賞○疏處南贛商稅○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十二
月班師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監所各立
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閏十二月奏設
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二巡檢司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正月征三泖與薛侃書
日卽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竝進賊有必破之
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
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腸之寇以收廓清平
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
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共學廨中事

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
以衛中政事故云○二月奏移小溪驛○三月疏乞致仕不
允以病也○襲平大帽剃頭諸寇殺賊首池仲容等破巢三
十有八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
隘留兵防守而歸○四月班師立社學先生謂民風不善由
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
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卽行告諭
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興立社學延師教子歌
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
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

之俗矣○五月奏設和平縣○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
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等二十餘人皆講聚
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
指示入道之方○刻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薛侃刻傳
習錄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
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自南
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講耕書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
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學者輻輳
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濂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旣上捷

一傳習錄 卷一
一日設酒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生曰
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諸君比與諸君相對
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
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卽諸君之助
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爲也諸生聞言愈省各畏○十月舉鄉
約先生自太征後以爲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舉鄉約止論
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十有四生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正月疏謝陞蔭隨
致仕並不允以祖母疾亟故也○六月奉勅勸處福建叛軍
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十九日疏

上變○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
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
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
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
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先生遂引兵而西留
其家吉安之八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卽火之母爲賊
辱守益慮濠遣逮其父密遣急避他所○壬午再生口變叛黨
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疏乞復道首葬不允○疏上僞
檄六月二十二日參政季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
士一人齎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

卽固封以進。○甲辰義兵發士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己酉誓
師庚戌次市汊辛亥拔南昌遂促兵追濠申寅始接戰乙卯
戰于黃家渡丙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先
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
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
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謀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
喜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八
月疏諫親征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
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
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

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
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是月疏免
江西稅。○再乞優道省葬不允。○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
留。○奉勅兼巡撫江西。○十一月返江西。

十有五牛庚辰先生四十九歲。○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
江西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
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誦死卽死耳如老親何
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
悔矣。○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二月如九
江是月還南昌。○二月請寬租。○三疏省葬不允。○是年四

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
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
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六月如贛行至泰和少宰羅欽
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書傳習錄第二卷載之○是月至贛先
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覬動靜相知者俱請
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且曰吾在此與童
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
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日前吾亦怙然縱有
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七月重
上江西捷音○八月咨部院雪冤元亨冤狀先是宸濠攬結

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董元亨爲八公子正憲
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
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
張許等索費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
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
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計聞先生爲
位慟哭之移文恤其家○初廬陵劉養正與先生素厚善會
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使賄相邀結不合而返其後養正旣死
先生過言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
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

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_レレ竟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九月還南昌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

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淡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墻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

日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
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
知之說○錄陸象山子孫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
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
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做各處聖賢子孫事
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五月集
門人於白鹿洞○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叅
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
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拭淚久之益痛母生不及養祖母
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

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
獨潛伺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一姪大經應揚及
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贊○十有一月封新建伯制曰江
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備部裏旣會官
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
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
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
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準兵部吏部題差
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
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感然曰寧

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
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一上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
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
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
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
感盈成之戒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正月疏辭封爵○二月
龍山公卒二月十二日巳丑海日翁年七十七疾且革時朝
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
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

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
新冕服拖紳飭內外含禭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
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
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
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參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
作僞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
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
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幕內若使用客同孝子食非所
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
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

洪曰吾學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七月再疏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

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者是者○十有一月至蕭山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日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公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

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太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日
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管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
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闢稽山書
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遠方之士日至宮刹
界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二百餘人○八月宴門人于
天泉橋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于碧霞池上門人
在待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筭或擊鼓
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
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是時太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
詩蓋有感時事一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

霍五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太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正月夫人諸氏卒是月作稽山書
院尊經閣記○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先生服闋例應起復
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明年有
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九月歸姚省墓先生歸定會于龍
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二爲期書壁以勉諸生
○答顧東橋璘書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十月立陽明
書院於越城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尤相橋之
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

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四月南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見文錄。○答歐陽德書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然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德洪與王

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八月答聶豹書。○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繼室張氏出。○十二月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偕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制間也明日德洪檢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優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二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

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
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
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
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
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
遺守益凡四冊○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疏辭
不允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猛父
子就擒已論功行賞矣遺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
鏌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待
郎張璉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隨宜撫勦并覈當事諸

臣功過先生疏辭認鏌致仕遣使敦促上道○八月先生將
入廣嘗爲客坐私囑○九月壬午發越中是月初八日德洪
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十月至南昌先生發
舟廣信沿途諸生請見俱謝以兵事未暇徐樾自貴溪追至
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
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己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己而更端先
生日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云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
父老軍民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遍
入都司乃就謁東入西出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
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至吉安

大會士友螺川諸生三百餘人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十一月至肇慶寄書德洪畿○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十有一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二月思田平降者一萬七千人敕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與思田學校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民未受廬學何繇建而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也乃命所屬諸生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提學道

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宮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五月撫新民○六月興南寧學校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陳迨主教靈山諸縣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八寨斷藤峽諸賊數萬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腸仙臺等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

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乃疏請經畧思田及八寨斷藤峽○九月疏謝獎勵賞賚賞思田功也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十月疏請告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未報○謁伏波廟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因識一詩○是月與豹書○祀增城先廟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祠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又題其居○十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是月廿

丁卯

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閉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按行狀曰廿九日南至南康縣將

屬續家童問何所囑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

○初先生

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至是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親敦匠事迎入南棊驛沐浴衾歛如禮乃復登舟士民哭聲振地比至贛至南昌沿途擁哭者皆如之

八午巳丑正月喪發南昌初六日至弋陽德洪王畿與正憲俱會○二月庚午喪至越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携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履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二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門人李其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神宗萬曆十二年甲申詔以先生從祀于孔子廟

傳習附錄

畢

新刻傳習錄成告王先生文

夫維時風雨靡盬而維時之興也

日本正德二年歲次壬辰九月盡日希賢敢

昭告于大明

新建侯文成王公曰道無古今心無彼我恭

惟

先生得心傳於同然指聖功於良知德業輝

於當世餘訓流於萬邦嗚呼盛哉我

京尹篠山源君景仰

其德篤信

其學政務餘暇使希賢講傳習錄且考定

刻行之希賢固辭不得叨奉嚴命發

於去歲八月畢功於今日謹考支干

月日悉皆正當

先生誕辰而曆號亦與

先生存日同實

和漢萬世未曾有之一遇矣其偶然與將
有數存焉與則斯道之興似有所俟也謹
以清酌茶菓奠傳習錄新刻本虔告功畢
於我

文成公伏冀

先生之道大明乎天下

至治之澤徧蒙乎生民

日東 平安書生三輪希賢謹告

夫學之要，在於心。心之正，則身之正。身之正，則家之正。家之正，則國之正。國之正，則天下之正。此學之序也。然心之正，非易也。須有以正之。正之之道，在於格物。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而極其至也。此格物之說也。然格物之說，非易也。須有以格之。格之之道，在於致知。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此致知之說也。然致知之說，非易也。須有以致之。致之之道，在於誠意。誠意者，誠其心也。此誠意之說也。然誠意之說，非易也。須有以誠之。誠之之道，在於修身。修身者，修其身也。此修身之說也。然修身之說，非易也。須有以修之。修之之道，在於齊家。齊家者，齊其家也。此齊家之說也。然齊家之說，非易也。須有以齊之。齊之之道，在於治國。治國者，治其國也。此治國之說也。然治國之說，非易也。須有以治之。治之之道，在於平天下。平天下者，平其天下也。此平天下之說也。此學之序也。然心之正，非易也。須有以正之。正之之道，在於格物。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而極其至也。此格物之說也。然格物之說，非易也。須有以格之。格之之道，在於致知。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此致知之說也。然致知之說，非易也。須有以致之。致之之道，在於誠意。誠意者，誠其心也。此誠意之說也。然誠意之說，非易也。須有以誠之。誠之之道，在於修身。修身者，修其身也。此修身之說也。然修身之說，非易也。須有以修之。修之之道，在於齊家。齊家者，齊其家也。此齊家之說也。然齊家之說，非易也。須有以齊之。齊之之道，在於治國。治國者，治其國也。此治國之說也。然治國之說，非易也。須有以治之。治之之道，在於平天下。平天下者，平其天下也。此平天下之說也。

京都書肆

二條通衣棚

風月莊左衛門

132X
60
4